

夜读偶记

在时光中慢慢行走

阅读范小青

| 沈智雯 文 |

也是这几年,我忽然开始读范小青的作品,那些不很时尚却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平和与深邃,在我日夜阅读时渐次铺成开来。我时时闻到她在“银杏时光隧道”中的气息,宁静的,清新的,美好的,激动的。

范小青是个行走的人。

她行走在烟雨的江南里。在西山感受早春的温暖、夏天的热烈、秋天的意韵、冬天的古朴;在明月湾里感受老宅、窄巷、古树、祠堂的天然;在山塘街里沉浸,“不要世俗的什么干扰,就是一个人和一条街的交流,一个人和一条街的相遇相拥”。都说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但范小青说,“到扬州去,到瘦西湖去,是不用挑日子的”。以前的我不甚理解,直到在灰蒙蒙的一月天走进瘦西湖,我仿佛忽然从草木间看见古人的凭栏高歌,这才信了她的话:到瘦西湖去,是不用挑日子的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“也是销金一锅子,故应换作瘦西湖”,都是历代文人的千古体验,而我,也似乎与历史的江南、与历史的瘦西湖化为一体了。

她行走在江南的人文积淀里。细细长长的老街,几位大妈随意又零散地坐着,“她们在这里晒太阳,做着手工活,看看游人”;低矮旧陋地民宅间,“夹杂在普通民居中的深宅老院,那真是庭院深深深几许”。她听熟悉的评弹,闻苏州的小吃香,看如水墨般的白墙黛瓦,一切都是温柔而熨帖。她返身青山绿水,念着西塘神女、钱王射潮的传说,吟着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“云来山更佳,云去山如画”,在江水如画、烟雨如绸中遥想无数的文人无数的笔墨还有无数

的市井江南。

她在人间的真情中走走停停。在《安得广厦千万间》中写和陆文夫一起时的三种享受,一是“非常喜欢听陆文夫老师讲话,讲课也好,随便聊天也好,是一种难得的享受”;二是喜读老师作品,“陆老师的作品也是以‘小’见称,小街小巷小人物小事情,但通篇却透出大气派”;三是喜看老师喝酒,“如欣赏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”,令人沉醉。她用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形容陆文夫的宽容、平和,还有对世界广博的爱意。她在《外公和外婆》中写“外婆和外公算不上什么恩爱夫妻,他们的旧式婚姻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脾气,决定了他们不能平平静静地走完共同的一生”。虽然外公外婆总是吵架,且外公早早与家人分开,然而,亲情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——外公寄回了一张张汇款单。范小青虽然未亲睹外公那时的期盼,但却寥寥几笔,勾勒出一个总是翘首以盼绿色制服身影的老人家形象。文章结尾,“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外公”,如一记重锤敲击人心,平淡而悲伤。血缘上的羁绊,是范小青内心柔软的、无法割舍的情感。

她在女性的世界里浮浮沉沉。她在小说里写女性,比如万丽、王老师、俞进、张寡妇、阿惠、陈小马、瑞云、王桂花、梨娟等,每个女性都印着苏州城的特性,或是刚强脆弱,或是洒脱清醒,或是善良坚韧,或是淡然随性,或是勇敢隐忍,或是叛逆执着,或是温婉平和,或是封建保守,或是放荡风流。她在散文里写女性,比如《女人与烟》,写母亲抽烟,“我母亲抽烟,但是母亲的烟,抽得很痛苦”,那时母亲抽烟是掩藏的,是害怕被人发现的,是

恐惧和无奈的。时代进步了,女士抽烟也成了件平常事,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。比如《家务事》,写“我敬佩许许多多的职业妇女,她们把职业和家务都做得那么好,不可能没有矛盾,不可能没有痛苦,也不可能没有困难,但是她们能够克服能够战胜”。质朴的语言书写着质朴的人生与质朴的瞬间,这是范小青为我们提供的女性窗口,也是范小青向我们展示的苦涩与温柔。

时代是范小青犹疑又犹疑的地方。她行走在时代变迁里,感叹着“我们的古城已经丢失了许多山塘街、山塘河,我们不能在丢失一草一木一寸土地了,坚守住古城最后的老街,是我们每一个苏州人的责任”。她对苏州古城不是简单颂歌,而是奔跑在古城与过往岁月间,她说,“我们的时代,是一个新闻接一个新闻的时代,这些新闻告诉我们,古老的苏州正变成现代的苏州”,这固然是件好事,“只是当我们偶尔地生出了一些情绪,偶尔地想再踩一踩石子或青砖砌成的街,我们就得寻找起来了”。她走在平江路,寻找那些曾经无比亲近如今却踪迹难觅的老街。稀疏平常的日子,一个人随意行走在苏州老街,这是件多好的事情,但她将“寻找”视为一场出逃,“就这样走走,看看,好像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想头”,只是来寻个亲切罢了。在她心里,印着平江图,横横竖竖,街街角角,一目了然。或许在某个清闲的日子,她合上书本,心里想,“走,到平江路去”。高楼林立渐渐替换了小院深深,一半是现代,一半是回忆。但是,“凡有消失的,就必定会有不消失的”,白墙灰瓦,小桥流水永远都在。

人生如旅。范小青在时光中慢慢走啊,走着自己的清淡与美意。

上架新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88元
曾亦、陈姿桦著
《古人的日常礼仪》

本书通论礼之精意,然后以三《礼》为中心,结合《朱子家礼》,讨论以冠、昏、丧、祭等为核心的古人日常礼仪。深入文献,面对日常,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辨证,在古今之变中,把握礼仪的精髓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88元
龚斌著
《魏晋清谈史》

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魏晋清谈历史进程的著作。书中以时间为轴,以近两百位魏晋名士为线索,追溯清谈的源流,重新界定清谈内涵,立体呈现属于魏晋清谈的两百多年壮阔历史。

译林出版社
88元
刘亮程著
《大地上的家乡》

50岁出头,刘亮程决定在天山南麓一个原始村庄落脚,静心等待老年的到来。这个名叫菜籽沟的小村庄,保留了他儿时的记忆:两房两屋散落在小溪和山边,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幅山水画。“中国人的山水画完整表述了我们祖先对自然的态度,人居住在大地一个小小的角落里,更多空间是留给自然的。”

人民文学出版社
68元
韩松落著
《晚春情话》

作家李修文谈到韩松落的文字:那些灿烂和阴郁、出走与返回,那些“聊斋”传统和荒野特质,那些神秘的追逐和星空下的教诲,被他不停地实验与精进,最终构成了一个迷人夺目的小说世界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心中有梦,笔下有情

读《故乡的莲溪》

| 石惠泉 文 |

认识同乡周宏伟是两年前的事。今年4月,宏伟的散文集《故乡的莲溪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引起了众多文友的关注。

亲友,故土,老屋,乡俗……这些最切近、最熟识、最动人心弦的,成了他抒写的主要对象,贯穿其中的,是他的炽热情怀。

集子分七辑。“全家福”“兄弟情”两辑和“追梦之旅”中的《梅梅》《我的心肝宝贝》等篇什,写亲友,其主调当然是带着敬仰,携着尊敬,怀着感激。作者父亲刚解放就入了党,创办过群胜小学,先后当过中心小学的支部书记和校长,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。母亲则是城里的“大家闺秀”,家里在中山路开了几家皮箱店,要不是外祖母不忍女儿远离,把哈尔滨一所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的话,决不会被父亲招到乡下来当教师。不过,作者并没有“老板老腔”地叙述他们辛劳而勤奋的一生,在《父母的婚礼》上,不妨来了点诙谐:“父亲用老师们凑份子的钱置办了一套中山装,显得英俊潇洒。只是,两人站在一起时,母亲那双要命的高跟鞋,把父亲本来就矮小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矮矮……拍结婚合影时,生泉阿叔偷偷地往父亲脚下塞了两块八五砖。”

“故乡的莲溪”一辑无疑是写故乡,应该是最让作者念兹在兹、依依不舍的。无论是祖先在此落脚繁衍并触发“我”重拾文学梦的《周家巷》,母亲工作几十年、“我”读小学的《北七房》;还是记录着村民们打情骂俏来度过漫长炎热夏夜的《故乡的那座桥》,承载着“皮猴子”一边戏水一边大呼小叫的《故乡的莲溪》;抑或凝聚着父母的心血、盛满三代人喜怒哀乐的《故乡的老屋》,这些珍贵的影像镌刻在作者心间,不时泛起,便由衷感叹:“一切,恍如昨天,全都烟消云散。眼泪,又忍不住流下来。我知道,它们真的不存在了。”

“梦里水乡”,抒写的是作者的第二故乡、企业所在地——淮安市金湖县。作者介绍了金湖的地理特点、历史人文和名胜景点,反映出作者对这方水土的钟爱之情。这一辑的文章似乎有了更多的“内涵”。不只是向读者展示金湖的美丽,例如《“杉”水有情》中有这样的描写:“眼前到处都是水杉,一排排,一片片,非常整齐,像全天下的甲兵全部集中在一起,整装待发”,还将一种精神或者说思想揉了进去,“(它们)只是朝着太阳,朝着天空,向上,向上,再向上。扎根泥土,就肆意生长成林;置于水中,也不屈服认命”。

特别耐人寻味的是“那年我十七岁”这一辑,它把人间多种爱情陈列着,让读

者自己去“玩味”。《那年我十七岁》的初恋,是天上的云彩,很绚丽,却飘忽不定;《牛哥虎妹》中,两人面对重大疾患,没有退却,而是冲破重重阻力,抱团抗争,终于迎来希望。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写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事,纯正的情愫在世俗中突围,“如春天的花,渐渐开成一片烂漫”。《情系水月浜》里的阿秋与阿月,战胜生活的种种磨难,以乐观和自信,凝结成“中秋明月”,温润着悠悠岁月。

最后一辑“过年”,主要是写乡村习俗。《过年》一篇,一个个细节连接着,犹如在眼前放映。《分家》的场景也逼真,“中午摆桌面,大娘舅朝南坐下……天上老鹰大,地下娘舅大,娘舅出面外甥是服帖的”。有些“生活情状”是通过人物来展现的,比如《二妞》《潘奶奶的梦》。

宏伟的文章,最显著的特点是建筑在生活本真的基础上,就像他笔下的水杉,“扎根泥土,就肆意生长成林”,这很重要,也很可贵,因为那是文学之源头。

《故乡的莲溪》是宏伟第一本散文集。正如宏伟所说:“心里有梦,就一定会有诗和远方。”相信有梦的宏伟,在以后耕耘的路上,定有更大的收获让我们惊喜。

《故乡的莲溪》,周宏伟 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,定价:58元